



列女傳卷五



仇英實甫繪圖





列女傳卷五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五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  
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  
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  
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  
母之仁及五世矣



列女傳卷五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  
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  
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  
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  
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  
行于下土也

注 曰秦貴治獄之吏至漢而不衰刑餘周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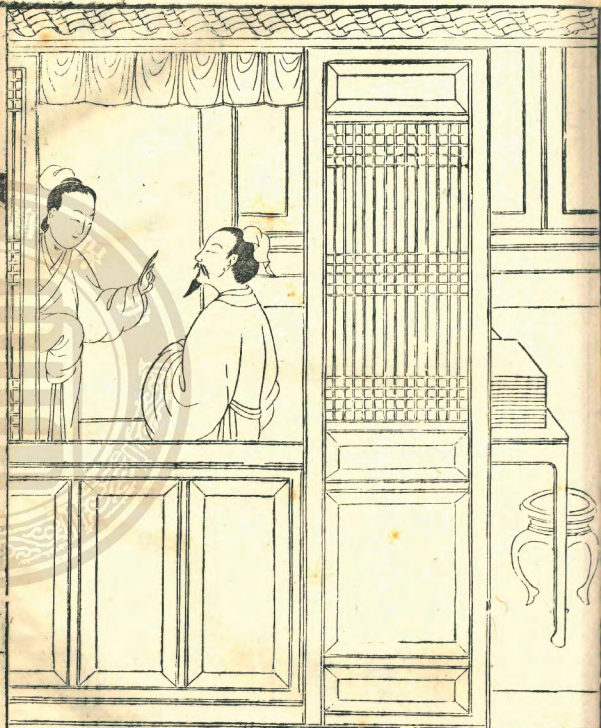
律詩書其負痛於囹圄含冤於狴犴者比比而是乃

雋不疑之爲京兆獨嚴而不殘也揆厥所由而得其

母之賢體天道之好生以貞寬恤之教令京兆無寃  
民雖人臣以執法爲公而稍從末減亦秋肅中春陽  
也視彼鍛鍊周內羅織文致之吏霄壤懸矣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果以深而弋公名以平而生  
後患則吾未見刑名之徒有加於德化之上也已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敎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汪 曰大將軍擅廢立主果有伊尹之志否乎雖  
云天不授命淫亂其心若昌邑者誠不足爲民主脫  
非然者吾備位宰相徒唯唯諾諾聽人之廢吾君而  
不忌聽君之廢於人而不顧君亦安所賴若相亦  
安所益於君楊夫人不內守相參語外庭其所爲已  
謀則善而所爲君謀則左也謂其知事之机良然謂  
爲婦道所宜則愚不能知矣

列女傳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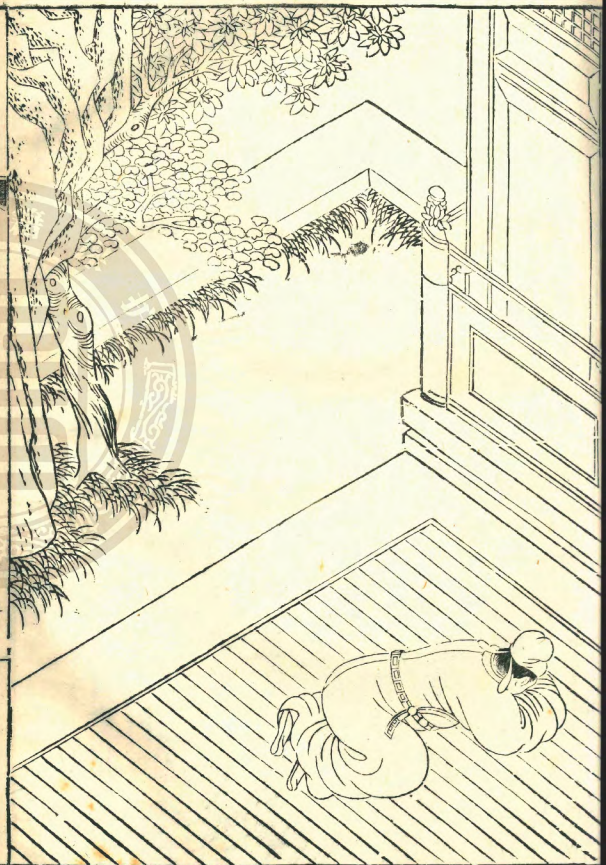


嚴延年母

列女傳卷五

十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汪 曰昔商君臨渭論囚而渭水盡赤卒有車裂之報此嗜殺人之大鑑也嚴河南故能吏而刑殺太過卒蒙屠伯之名其去公孫鞅無幾耳嚴嫗已逆識其必及於刑戮嚴拒而切責之其賢其智信足稱也然嚴嫗所出五男皆秩至二千石雖以萬石爲世所榮而未必其垂名以至于今反因責數一屠伯而休聲益永世之當官而淫刑以逞者尚其鑒諸



列女傳卷五



列女傳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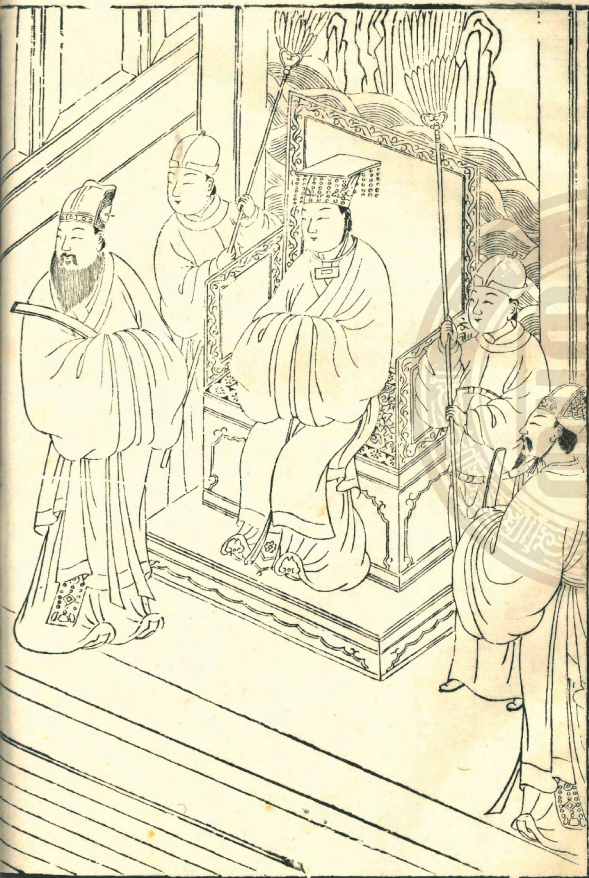
### 秦羅敷

漢秦羅敷邯鄲女子邑人千乘王仁妻也仁後爲趙王  
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焉置酒欲  
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其歌曰日出東南  
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  
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墜髻耳  
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  
將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  
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一使君從南來五馬  
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

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君子謂羅敷有辭故能完其節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其從一而不貳也非羅敷之謂乎

汪 曰貞女不假人以色而冶容則誨淫秦羅敷

豈亦自恃其色思爲可悅甘以一美爲人作春妍者哉何形之歌樂而言若是旣已致人之悅又求免人之污幸而趙王猶顧名義故得從容佈辭託箏明志設遇強楚則秦樓好女專城美婦其禱趙宮之牀第不俟其辭之畢矣此與韓憑妻傳始事略相同而終迥異匪秦之節能高於何實趙王爲猶賢於楚也



列女傳卷五



梁夫人嫫



梁夫人嫫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竦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竦后崩諸竦以罪惡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克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躰陛下爲竦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寃死牢獄躰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晏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第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旣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旣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棠旣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汪 曰婦人從夫而貴乃梁夫人反得以貴其夫不寧惟是且令天子得母其母已亦得榮其父還其母而侯其諸弟一建言而開三族之利益可謂女中之魁然者矣然亦值可言之時遇可言之事故能感時悟主以克發家門竟之外戚覃恩而梁氏之權遂蟠據而不可解亦且柰之何哉



列女傳卷五



王司徒妻

王良妻者東漢大司徒王良之夫人也王良故居東海會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自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良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君子謂王良之妻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詩曰不素餐兮王良妻之謂也

汪

曰昔臧文仲之妾織蒲孔子斥其不仁孟獻

子不察雞豚畜牛羊曾子稱其知義公儀休爲魯相而拔園葵去織婦夫非以在上者不當與民爭利耶負新力田農夫之利也地官卿掌邦教家溫而食厚

祿而其夫人猶然自比於田婦無亦以田家之樂諷  
其夫之歸隱故不相從之官而其於自勞若是否則  
夫不家食而妻汲汲於治生非其分矣豈曰能賢

列女傳卷五

五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  
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  
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  
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  
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  
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  
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  
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  
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

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汪 曰愚閱珠崖二義傳讀未及竟而涕泣漣如不能卒卷固知忠孝節義入人之易感人之深而垂風之遠也女孝母慈爭先就義彼關候者稍有良心能無感動有自耳反坐而不忍加誅焉者此雖婦人女子之事而大有繫於風教珠崖令惜逸其姓名而其後妻亦不識爲何氏女云



列女傳卷五





趙苞母

漢靈帝時趙苞爲遼西太守使人迎其母道逢鮮卑鮮  
卑遂劫其母以攻遼西出以示苞苞號泣曰昔爲母子  
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尔其勉之  
苞進戰破之母遇害歸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  
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毆血死君子謂趙母不  
怯死以滅名禮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趙母知孝道矣故能勉其子以成事君之忠戰陳之勇

賢矣哉

汪 曰義者宜也隨時隨事而制其宜也拘守膠  
執而不知變則爲非義之義趙苞守臣全母以棄城  
不可全城而弃母尤不可必何如爲宜哉愚謂鮮卑  
之來未必遽欲得城或質其母以要利耳可啗以利  
固不至於失城如其必欲得城而後已則權以城守  
之寄託之偏裨吾解印綬而歸吾無城之可要彼何  
爲空質一就木之老婦盖有母而有吾身母於吾則  
千金不易於彼則蟬翼猶輕彼雖戎貊寧復啖吾請  
乎不曲爲計徒以公義不顧私親遂致母罹鋒刃雖  
毆血下從奚贖哉以苞視王安國侯則賢惜矣其不

講於精義之學也



列女傳卷五



姜詩妻

東漢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事姑尤謹  
姑好飲江水水去夫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後值  
風濤不能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  
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  
而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其後舍側湧泉君子  
謂爲誠孝所感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五



徐庶母

漢末謀士徐庶之母也賢而有智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主畫策以火攻大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招庶母不從母能書操因拘母陰使人習其書詐爲庶母寫書遺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遂辭先主歸曹先主亦謂其有母命弗強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墮操計而奔順卽逆切責庶潛入臥內引繩自經死庶痛恨勺水不入口後庶雖終於魏終身不爲設一謀君子謂徐庶母不爲威惕不爲利誘傳曰教子義方弗納于邪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五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且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



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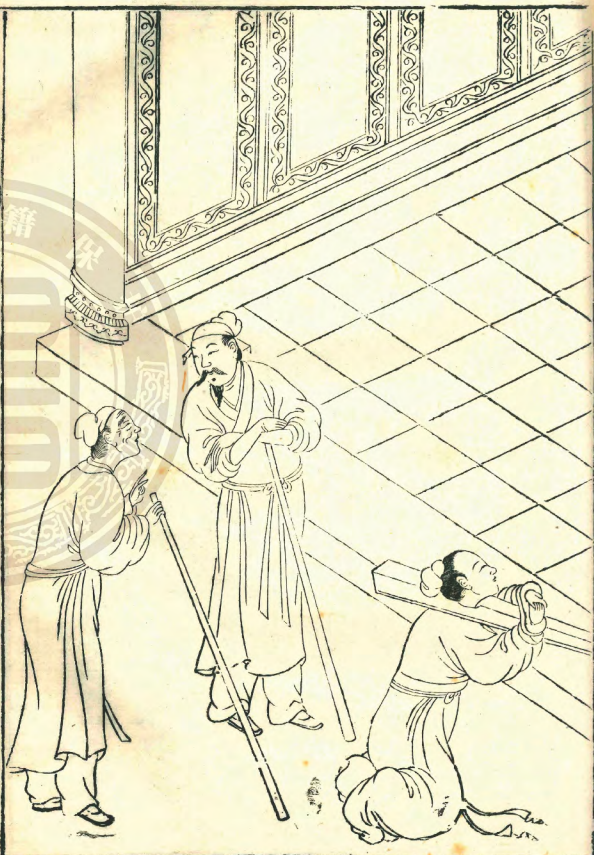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五

三十三



東海孝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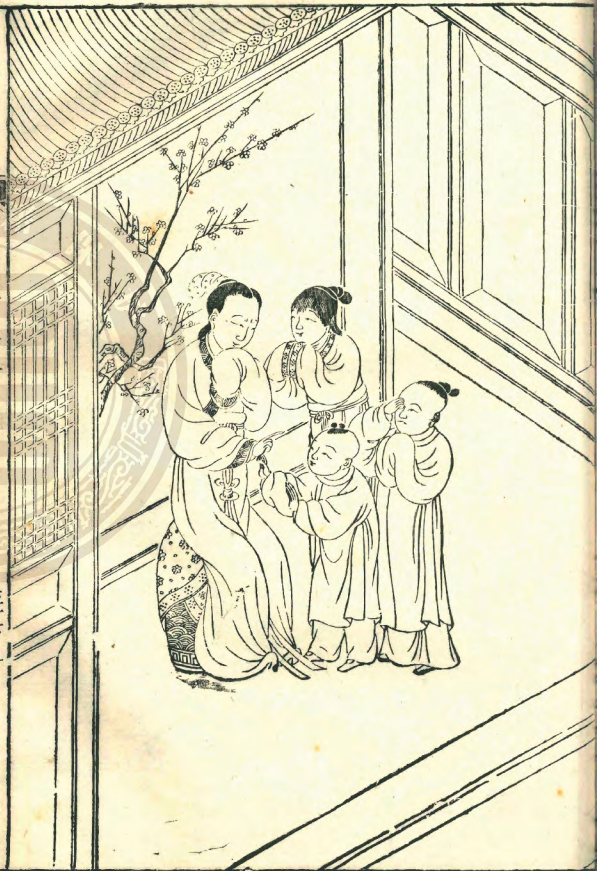
漢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拷治自誣服具獄上府時于定國之父曰于公者爲縣獄吏法曹椽曰言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中因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詢其故于公言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其在此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熟後于公之子于定國爲廷尉官至丞相封西平侯君子哀孝婦以誠孝蒙難不能自脫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之謂也

汪 曰洪範列庶徵以僭則有恒暘之應刑罰政之大者尤不容有僭差也孝婦論死僭孰甚焉郡中枯旱厥應妙矣矧以致祭表墓而大雨隨降其感通之速不毫髮爽詎言庶徵之不足信乎于公爭其寃於先而雪其寃於後既司契而高大其門彼前太守不識爲誰濫刑若是卒未聞其有果報也可恨哉





郟陽友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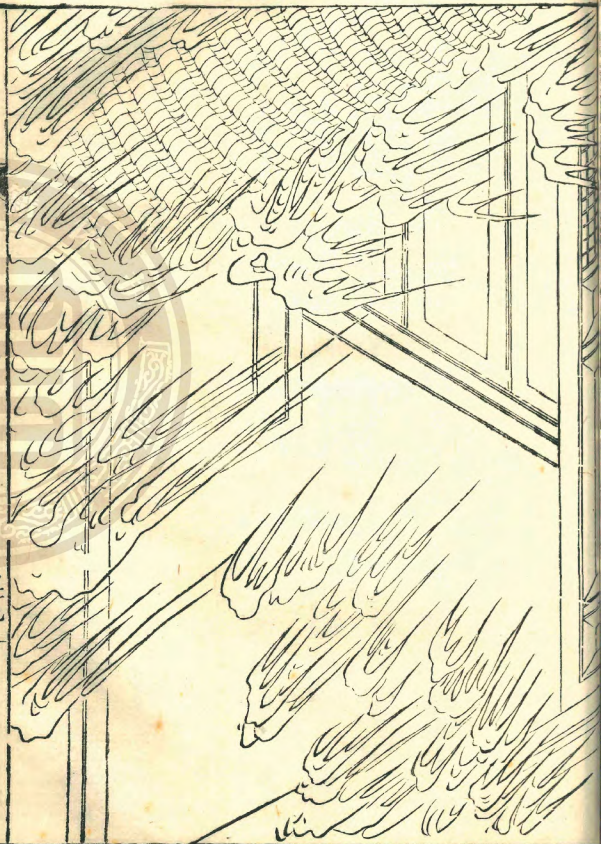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  
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  
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  
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  
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  
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  
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  
而讐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  
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

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緦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汪 曰事關夫婦兄弟之間信有難處焉者吾謂友娣之事當以吳季子爲法具以札爲賢兄弟同欲立之約以次傳國於札及夷昧卒則國宜之季子者也札聘未還而王僚自立則已爲札之君矣闔閭弗是也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賢者之所處也當季宗延壽爭葬時友娣宜極力調停使不至相賊殺及田建坐死而延壽遇赦友娣不忍以兄之故致夫之死又不能以夫之故事兄之仇吾爲友娣計有去而不嫁車馬財物夫所云盡以遺已者則盡以給兄之後人而已紡績自給可以無死友娣死延壽益無可顧忌者耳何言善復兄讐



列女傳卷五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內  
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  
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忽中誤  
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  
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  
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  
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  
也

汪

曰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可



以死則死輕於鴻毛而苟可無死則死重於泰山所  
貴析義之精而善處死耳節姑姊之死爲殉君乎爲  
殉親乎爲殉夫乎愚不知此死何名者也兄子之死  
已無如之何矣奈何復以死益之所謂從井救人失  
之於愚視魯義姑姊事懸殊矣可同日而論乎愚謂  
其析義未精故蹈仁而死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

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汪 曰嘗三復陶嬰黃鵠之歌未始不衰其志嘉其守而表爲婦孺之高行也乃今於梁而復見之梁之寡婦守節不奪其拒梁貴人之求也猶可言也至以天子之寵第而有伉儷之請鮮不以貴介而易生平惟其不然操守益堅自剝以絕其聘所爲卒致梁王之褒稱也斯行之高於陶有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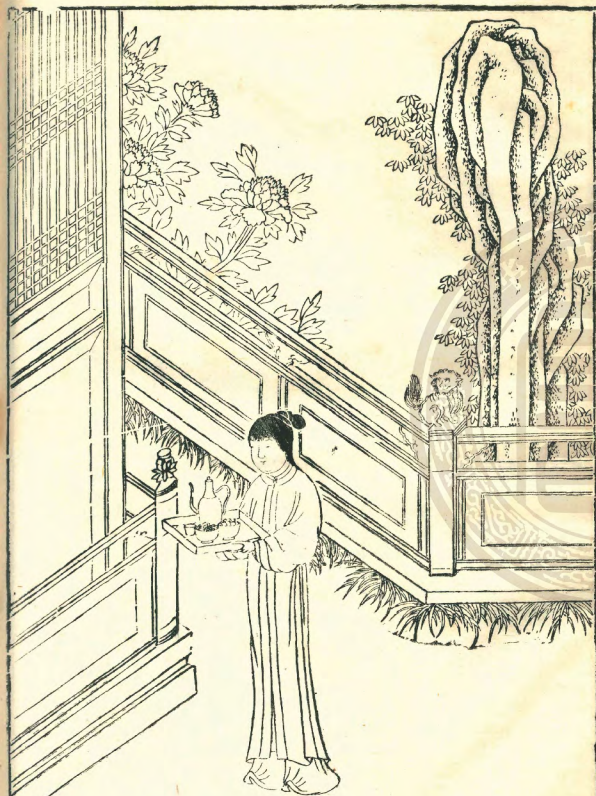
陸續母

漢明帝十四年楚王英以謀反連及太守尹興陸續爲  
尹興掾逮拷脩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母自洛陽  
來作食餽續續見拷詞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  
治獄吏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  
爲獄門吏卒通傳不然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  
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覈其實陰嘉之以狀  
聞乃赦續等還鄉里君子謂陸母質美而心存於正論  
語云割不正不食陸母暗合乎此矣

汪

曰尹興之被逮也不若穆生之見幾也無足

論也陸續任椽不能蚤爲興計至於逮拷備受五毒  
略無異辭以忠於興則何益矣陸母切肉嘗方雖云  
質美實有得於周太任妊子之教之一端云此而遵  
教則其他事必不越禮母正則其子必不邪義方有  
教於茲驗之其得赦還鄉不爲倖也





徐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掾其妻徐淑以疾還家不  
獲面別嘉作詩贈別淑答之其末云憾無兮羽翼高飛  
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後嘉又寄鏡釵香琴  
四事因與淑書曰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  
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答書云旣惠令音兼賜諸  
物厚顧殷勤出于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  
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  
豐厚之恩孰宥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髮髯操琴詠詩思  
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覽形此言過矣未獲

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待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君子謂徐淑之才世所希見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淑與嘉之謂也

汪 曰徐淑稱才婦而不免以情欲之感介乎容儀以宴私之意形乎動靜其視班婕妤之詩賦猶隔一塵也視曹大家之著述猶退三舍也無關風教徒長淫心若可開文姬道韞之先而不自知其落德耀少君之後矣君子獨取其才然才得於天詎可感奮而能也





龐母趙娥

漢酒泉郡趙氏女名娥龐涓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兄  
第三人皆以疾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  
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  
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自詣縣縣長尹嘉義之解印綬  
欲與俱逃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詰罪治獄  
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  
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君子謂趙娥不忘父讐  
不屈公法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趙娥之謂也



